LIBRARY USE ONLY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989
'38
I55
1897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gift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HANMUN
JUL 30 1969

正軒選稿序

正軒逸稿序

公山南一遺逸也旣無爵祿勳業之顯于　朝亦無文章著述之稱于世則後生末學焉知公實德實行而曠世山仰之愈久而愈深何也公稟天地剛正之氣器局峻整容觀莊肅以浴潭爲祖而訓服詩禮克紹家聲之美以損齋爲師而學究天人遂得門路之正篤孚己而不循於人專乎內而不求於外事親之節友于之道誠心懇摯出於天性處世應物之際簡嚴切直未或有脂韋梔蠟之態公所云平生用力在一正字者儘不誣也所以當時碩德君子莫不爲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敬服而推重之損齋南先生曰律己之嚴制行之篤非人所及立齋鄭先生曰抗厲堅確之操直前奮發之氣人所難及川沙金公曰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南誠齋柳素隱曰有千仞壁立氣像在後學求公之實者足以徵信而向所謂爵祿文章非所論也噫以公之賢宜置之廊廟之上出入經幄佐天子以正四方而奈甘老於嶔巖之下抱道獨善終身不悔惜哉竊惟公之德之行定翁之信筆在復何待余言之贅而公於我南嶂先祖爲重表裔也余何敢以昏瞶辭玆爲之謹書

崇祿大夫前工曹判書弘文館學士王山張錫龍

謹序

正軒逸稿目錄

卷之一

詩

輓金汝成 允壽 三首

輓族叔 龍久

書

與南子皜 漢皜

答南子皜

與南子皜

答柳誠伯 致明

答柳誠伯
答族叔
祭文
祭金汝成文
祭金公文
祭姨母孺人東萊鄭氏文
祭從叔文
祭伯兄守拙齋文
祭冢婦孺人碧珍李氏文
祭從子秀瑩文

卷之二

附錄
輓詞
祭文
行狀
墓碣銘
家狀
遺事
附損齋南先生書三首
又答別紙

文

識

正軒遺稿目錄終

正軒逸稿卷之一

詩

輓金汝成 兌壽 三首

客秋吾訪君君作東床賓時去二三月奄成千古塵
尊堂淚撤地賢閤哭呼神好面今何見遺疑夢也真
青山何處葬青年十九光陰春夢先四世承宗無一
塊嗚呼此理亦玄玄
襟期曾托壬寅春我恭君膠幾歲親豈爾今無益者
友薤歌一曲淚沾巾

輓族叔 龍久

石泉幽且咽行路年年淚為孝嗟無終止慈奈有程
吾儕曾過十八事今餘二花雨丹楓濕不堪題數字

書

與南子皜 漢皜

前春賜既情義交切迨今感佩而素不學禮未得節中於罔措之日又有身病不能自盡於守喪之例徒為貽憂於偏慈哀哀此生不死而將何為耶讀書一節先人之所深望於翼昊者非欲以居喪之而元來虛薄之氣漸壞於變亂之後時或披覽纔過一二行便已眼昏而心迷如是而止者累矣如此之人無

復可望惟執事者勉究大業使斯文不墜於地則如翼昊者亦或有賴於他日也如此說話非丧人之所可言而翼昊於執事有懐而其敢隱之乎

答南子皜

一宵之誨十行之辱勤複而鄭重若以翼昊爲可與者自顧愚庸何以得此奉讀再三感與愧并便後日已以服中起定益復珍重來書所敎儘是赤心說與翼昊雖無狀寧不知感虛明正大展拓開潤等說謹已書之座右爲八字符執事愛人之德敢不樂受以爲警策之地

與南子皜

日月不居祥禪已闋伏惟孝思慨廓益復罔極奈何奈何先師下世忽忽已過半歲萬事已矣後學無所依仰痛矣痛矣葬時日甚寒山役似不如意春後或無改莎之舉否遺稿草本果已完竟耶爲先師致力只此一事而如彔在遠誠薄書寫之役亦未干涉辜負多矣何敢自文耶此處書札素多遺失見存不過數十餘幅而藏之不謹又皆破壞殘缺時時奉覽不覺涕淚潸潸指敎懇切茲敢謄送寒暄之札亦何必盡入集中商量幸甚

答柳誠伯 致明

翼昊罪積不悛禍及先兄家門剝喪已無可言而八耋老母奄當此境如線之力比之戊午不知落下幾層肝膓日斷眞元日鑠目今爻象奄奄若不保朝夕是豈爲人子之所可忍當者耶到此地頭反不知孔懷之爲何等事也四月中委伻遠問悲感殊深而出沒人鬼未得修謝只切悚恨今年潦暑頗酷未審省下起居益復增重先生終祥已届儀形漸遠至恥未伸悠悠此痛何時可已耶尊禫想已抵迫而如翼昊者萬無抽身之勢几筵將撤未得往哭罪負罪負無

以自文中孟寶之喪此何事也僚友中此人亦非易得而遽至於此其才可惜也其家可哀也翼昊五月旬間老親始得撤遂殯宇幽閒之餘懷緖益難慰譬晝宵煎泣龜房幾死而僅生蘓完又何可言且山地尚無定處禮月已過而克襄無期似此所遭寧欲遠然而無知也宗姪合下病根不細猝當大故形毁身脫安知其終保性命耶相對掩泣扶護沒策奈何聆聞甥婦慘報氣短手戰只此掛漏

答柳誠伯

七月後聲息久阻雖此出沒憂遑而一念未嘗不在

於邪邉意外得奉遠辱其幸可言矧審至寒侍餘起居一安追隨勘校之會所得想益精翼昊八月間宿祟添發首尾數朔尚未起動似此爻象不久之徵奈何書末所示恐未悉此間實情惑亂來心神都喪今又汨没身病舊恙新昧無以自奮而徧枯與否更何足言耶只恐異日無以見先師於地下也寒庵集刋役果以何間經紀於何處也後便示之望望

答族叔

意外承問慰豁多矣祥事忽隔崩霣之痛安得不如來喻耶悲溯切切翼昊親患一味奄奄煎迫奈何禮

疑似此愚蒙何敢與此第大祥後明日入廟之禮曾未之聞矣家禮只有行事畢奉神主入于祠堂皆在於大祥之日若祔事行於祥之明日則勢將過祔後入廟矣祔廟告辭世多不行而若行之則似不外前一日如何家禮覓呈而朱全出外未還耳

祭文

祭金汝成文

嗚呼理固有不可知者多在草有芝蘭而或有易萎在木爲松栢而或有先折者至於吉人善士之不得其壽者尤不亦怪乎物之美者宜受天之佑而自古

反今不見佑於天者亦多則福善禍淫之道其或不可必耶吾於公益悲焉嗚呼公有和粹之氣而得穎悟之質入而思孝親之道出而聞悌長之風慈詳其情忠厚其心餘事文章又能超類萬里鵬程前期已遠八世喬木虧蔭將發則將來所望固不量而世之腐儒俗士汩汩於章句者不啻霄壤而已天之於公既篤厚者生之如是則庶幾成就其終始而一抔青山奄葬十九少年凄涼身後無一可觀者則天乎鬼乎此非理之不可知者耶嗚呼昔在壬寅之春吾聘公之姊始識公童年好顔而一見托兄弟之誼再見

結膠漆之交讀誦之時講論之際自喜得吾師而每
恨水限山阻別多會少殷勤之意款曲之志時發於
書問之間或入於夢寐之中一年之內聯枕幾時往
者之秋吾與公之姊來公之家意謂拭眼吐懷以做
一場笑酬酢而公作湖上之行二日甥館無聊而歸
公豈忘我哉諺所謂好事多魔者誠以此也其後一
書足慰我心之鬱而千古永訣便在於此嗚呼人間
事何其遽遽之若是耶痛矣痛矣人生而死死而哀
固是人人所有而哀莫如公之死也白髮重堂號天
而痛毀公其聞乎綠鬢孤閨城崩而膓摧公其知乎

十年鞠養之恩公其報乎百歲同樂之期公其了乎造物者之於公何其如此之薄也已矣已矣和粹之氣穎悟之質將入於不陽之中矣慈詳之情忠厚之心將何處更見耶痛矣痛矣至情無文而公平昔所愛者文也玆以掇荒辭數行又足之以詞曰

瞻彼流水滔滔不歸人生一去相見何時昔我之來紅顔款款今我之來丹旌翩翩雲暗川前日暮黃山呼神莫及籲天無從卽遠有期靈雨其凉欲哭先咽欲語先淚嗚呼痛哉公其歆之

祭金公文

嗚呼惟靈木訥之質介石之貞出功令家慕聖賢風
樂善高義疾惡剛腸向上之志得于天性七旬窮廬
一部紫陽朝讀暮誦循更不忘平生用力盡在於此
知或未及守則有餘晚就愚山所得亦多名不出鄉
行篤于家殫誠而庭執禮三年田宅財產喪葬而盡
朝饘屢空曾無悔恨不羨富貴不厭貧賤一家之內
和氣藹然有無相資憂樂必均孰主張是曰有叔父
惟公叔父人所難企視公兄弟無異己子非曰輕財
爲公無愛飲之食之念茲在茲誰無叔姪可式頹世
如何身後未獲其報公昔謂我事皆天也此身之外

任天而已言豈無激心實不故及公之疾半歲沉痾轉側須人不堪其苦猶能順受恐未全歸是公過憂奚關疾病苟不失身爰得考終復何憾焉憐彼門戶嗟我愚劣早托知己人皆憎我公獨好我寂寞之濱有時來臨講論今古吐出肝膽薄醪蔬羹終晝竟夕歲寒相期此樂無極已矣已矣誰復相從夕陽入間悵悵獨立木訥之質介石之貞何處得來後死之悲

祭姨母孺人東萊鄭氏文

嗚呼夫人吾母弟也吾母兄弟幼而失所恃鞠于渭陽零丁孤苦形影相隨爾食而吾飽吾病而爾痛蓋

自免懷至于今幾數十年如一日也吾母平日每語
及兒時事必抆淚嗚咽曰人孰無兄弟莫如吾兩人
也吾兄弟幸而得存有子有女甯輩若視從母異於
母則非吾子也小子聞此言已四十年熟于耳而不
肖無狀猶不得事其母則又何能推母之心而及於
從母耶惟是夫人之視小子輩無間乎已出小子輩
自在襁褓珍果美衣相繼於百里之外小子輩衣則
思夫人食則思夫人不識夫人之面而已知夫人之
愛我深矣及其成立之後因緣往來非一二數而壬
寅之拜甲辰之拜歷歷若昨日事矣其眷念之厚撫

愛之篤出乎心而達于面貌明是夫人一子而比之小子輩未知孰輕孰重是豈但夫人之資性然耶吾母兄弟所遭自別篤友至情以及其子女也小子雖無状寧不知感丙午之冬小子始執經於先生之門時則三妹在室敬明又傑士也課受之暇使之同入于内古事今談内則烈女之傳相與質論所不到而夫人必以一言折其衷義理明白見到精邃雖學道君子殆無以過矣古所謂女士者吾未知如何而先生至德懿行亦可見夫人之與有助矣外受先生之訓入聽夫人之論三冬所得可謂囫載而夫人

之摯情春愛猶蜀第二事耳自此以來㢘幾源源拜
候以少變其愚魯而丁未之後小子汨汨衰憂老母
又柴毁甚萬無遠遊之勢或數年一進信宿而歸每
有便人必親自手書望其遠來而繫是小子誠薄目
今人事異昔雖恨而何及耶嗚呼禍福無常神達難
覈癸亥之事天耶人耶先生之德夫人之賢終不能
保有一子耶敬明之高才異行亦將止於斯耶夫人
之宿祟難醫老而眾族左右將奪更無他子似此之
象雖男子剛腸者實難抵當而夫人猶以理自遣每
憂先生侍下無人而不知自己之爲可悲及先生之

有疾也飴執湯鑪不晝夜慰解之辭調護之方足以
感動傍人吾於此益知夫人之隨處盡道而雖當逆
境不失其常也後學不祿先生繼而易簀德門禍荐
夫人又至不淑死生人之常也夫人之壽又幾望八
則固何有幽明之憾而生前不免天下之二竆身後
只有十餘歲孤孫言念及此直欲籲天而無從吾嘗
聞天之於人必因其材而篤焉賦氣禀所拘厚薄不
齊豐於始而嗇其終者有之嗇其始而豐於終者亦
有之而未有終始險釁如夫人者也夫人端姿淑質
得於天賦慈詳惻怛迴絕凡類藹然如春蘭之播香

温乎如良玉之含輝金石之貞氷蘖之清和順而勤
敏通明而惠婉集衆美於一身復何福之不宜詩人
瑟瓚黄流者惟夫人庶可當之而天所以命之者乃
若是其埋沒噫彼蒼蒼者亦不足信耶然婦人之所
貴莫大乎配德也先生爲今世儒學之宗而夫人爲
之配能敬能淑如鼓瑟琴小而宜一家大而爲後人
柯則則其視古今婦女之配世俗常人抱羞辱以沒
世而雖官封之盛子孫之多不足以爲榮也是可以
慰吾夫人耶夫人常謂小子曰汝輩若聞吾病必急
來小子諾之而夫人之疾而病也小子不知夫人之

喪而殮也小子不及一哭乃在於旣殯之後負矣負矣夫人平日視小子猶子而小子乃不得致力於存没之地得罪夫人已矣不論而吾母前日之訓更無處可爲也吾母聞夫人之喪袒胷而泣曰吾弟死矣吾何以爲生哭不能出聲而顔貌已毁悲不能盡情而心腸先腐痛矣痛矣吾母今年七十有八矣吾兄三祥纔闋而夫人之今日又至觸處情懷是豈篤老所可堪耶夫人之歸敬明在前吾兄亦或從傍則地下之樂安知不勝於人間耶嗚呼痛哉伏惟尊靈庶

賜監格

祭從叔文

嗚呼公之壽六十有五矣人生七十古來所稀則六十五之壽顧何憾而公禀氣堅彊老而精力不衰人皆以上壽期之未七十而終公亦不之意也況一子先公而殁家事無分付處季女且未笄此皆可憾也惟是二孫足以世其後則豈不小慰於冥冥耶翼昊不天先君早世所恃者堂內諸父而目今零落殆盡公又不淑子姪之痛曷可旣耶

祭伯兄守拙齋文

嗚呼吾兄之喪天實喪吾家何事非可慟而最可慟

者有四焉吾兄忝受學于先君先君之中年廢舉杜門二十年者專爲吾兄忝而教之至矣望亦大矣曰吾門戶衰替已久爾輩之才不才不言苟學之不已則物理必反庶有可望夙宵一念未嘗不在此譆譆讀之不勤則憂形于色學有小進則喜見於言漫漫冬夜三更不寐必待諸子之讀歌其至誠苦心可謂質鬼神而透金石伯氏之文藝夙就翺翔于詞林者雖由天分之高而大抵是嚴訓中化出來也錦繡之章雲夢之富何事不做何做不成衰替之門戶庶可興之先君之至心庶可報之而天之爲耶命之舛耶

五十塲屋非伯氏所樂而終不成一名許多抱負埋没於九泉之中運氣所關固無如之何而何以慰先君子在天之靈也此弟所以大聲長呼而不得洩其痛也嗚呼吾慈氏夙遭險釁鞠于渭陽言念厥初雖行路可涕而惟是子女四五人庶或有慰中晩矣戊午柳妹之喪便是一番惻會吾兄弟晝宵扶持曾不得一日閒出入而彼時春秋猶未甚高筋力猶未甚鑠雖孜傷之極或可抵當而今則七十有八歲矣雖伯氏在朝夕具甘旨晨昏問起居如線之力實難支吾而哀哀人事又至此耶目今氣息奄奄比伯氏在

時不知落下幾番而精神或晦或明病患作歇作劇
哭不能出口而心腸先腐悲不能盡情而顏貌自毁
兄乎兄乎知乎否乎吾母之前頭日月幾何而我爲
人子再當此境也伯氏前日常言出外過三四日而
歸心先急者以有老親在也云而今伯氏不見吾親
已三年矣胡爲乎久而不歸也長逝者魂飄魄散雖
有老親而兄不之知耶抑或留連於老親之側而幽
明異道弟不之知耶此弟所以大聲長呼不得洩其
痛也嗚呼石泉一區伯氏所卜窈窕閒曠足爲城市
中山林伯氏平日每欲構得數椽以爲晚暮棲息而

此志未遂奄有今日矣泉石荒苔松竹童濯春風杜宇秋月溪山便作失主之物噫嘻痛矣若使吾兄假之十數年則必能脫俗務而携古書日處於其間而飽飫仁智之樂成就後生之業雖未得有爲於世而亦可爲報先君之一道矣此固伯氏分內之事而天實戲之謂之何哉嗚呼弟於府君纔小四年自省事來學必連床遊必追塵十年蕭寺無一日之小離半生京圜袗或先或後孰無兄弟莫如吾二人而但弟之不肖罔顧倫序之重徒知年歲之不遠自幼及長不知子弟之職爲何等物事雖起居出入小小禮

數有若朋儕之相接而況所禀之質既狷且愚觸處生病雖在父兄之前亂言胡說無所不到顧此人世復誰容我而惟伯氏寬以處之義以導之議論不合則必含而不辨是非過峻則必笑而止之嘗曰汝改得這箇病痛乃可有進小弟當日猶不省悟而今伯氏之儀容漸遠弟之病根益痼有時中夜起息乃知此訓為萬金良藥而繼之以涕淚也自此以後雖千嵗在前何得以復聞吾過耶賴天之靈或得改其病欲修子弟之職而將何處為之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喘息呼吸猶與之相通而弟獨何人哉生既

不知爱兒之道而及其病而殘也又不能侍湯爐兩親含殮偃卧私室不啻若越視秦瘠追念當日無以自容於覆載之間上帝孔仁無物不照降割其人胡至此極無奈以翼昊之罪積不弟而使之先病貽此一生之恨耶此帛所以大聲長呼而不得洩其痛也已矣已矣今夕何夕酹止於此矣帛之一哭惟此四慟之不暇而伯氏至德懿行乃不能記述其萬一雖曰至情無文帛之不肖無狀此亦可見而今冬偶讀思傳得一言曰其言足以興其默足以容此中庸之事固不敢易言而知吾兄者必曰有得於此矣嗚呼

秀瑾多病伯氏前日所憂而自伯氏喪後幸不大段猖獗應也碩也亦皆無恙頭角嶄爲有可望此皆伯氏之素所眷念者也倘或不忍於冥冥之中耶

祭㚢婦孺人碧珍李氏文

嗚呼天之生人氣稟不全才者德歉德則才難中人以下鮮能兼得矧爾婦人素稱偏塞才或可言孰有是德世降俗末閨範盡掃其性難化其氣易驕爭長較短壞了人家者滔滔者是吾見多矣惟我孺人早得婦道貞玉其操幽蘭其馥克柔且和靜淑之質不放言笑動有法度雞鳴而起人定而休未讀內則事事

相符苟非天性何能乃爾幽閑貞正夫然後可謂
婦德今世則無碩肽其容丈夫像也溫如其心女士
風也豈惟其德亦克穎敏手裏造化心上經綸織紝
組紃片片錦繡所謂女工何適不宜羹調蔬菜味勝
粱膏此固餘事足見其才有德有才君子所罕曰惟
夫人何以能爲不得無憾役蒼蒼者旣稟之厚胡命
之奇適于我家歲在丁未我家陽九先君下世之子
于歸是何凶衰奠以代幣哭以成禮古事歷歷行路
猶涕嗟嗟孺人何以爲懷痛結終天未拜尊舅葬而
及祥孝思維何凡厥祀事家有冢婦無巨無細非夫

人責曾未小懈以盡其力器皿之滌暨厥羞食必誠
必敬必精必潔有姑在堂夙抱沉痼喪亂以來委頓
床第我輩不肯慰譬無路尚今支吾而誰之賴先意
承顏如足如手煖衣甘旨無失其時十數年間其心
蠲蠲我雖無狀寧不感激戊午之春柳妹夭折吾母
之腸寸寸欲絶尢所哀憐一塊之肉孺人垂涕保若
已出夙宵不怠誠發于中不吊昊天雖未有終孺人
至心於斯可見惟孝惟友逈出凡人似此實德百福
攸除云胡一疾遽然至斯吾家迺拙調護失覩何答
于天人事可嗟自孺人喪今已三載吾母之病日深

一日奄奄筋力至于此極孺人若在養豈無方噫嘻孺人又有私慟去年之冬我拜春府星星白髮見我含淚我是何人孺人之故慰以理遣陪食一夕匙箸亢節似勝疇昔今年之夏連聞欠和七耋衰境四窮之首天胡忍此靈必掩淚嗚呼已矣萬事亡矣惟有一言可告尊靈宜女允姪是孺人生無母何恃每每疾病渠父躁狹孺人所知人所不堪乃獨當之幽明雖殊慈愛無間佑之福之默禱于天神明所格庶幾成就非但今日渠父無憂亦於夫人百歲有後言及于此淚落懸泉嗚呼痛哉

祭從子秀瑩文

嗚呼爾果至於斯耶嗚呼我果哭夫汝耶嗚呼是夢耶眞耶昔吾伯氏抱才不試又未享歲此吾一家終天之痛而汝克世之資質旣美文藻又夙成有屈必伸是理之常則伯氏積累之功庶幾食報於汝矣孰謂許多期望終歸虛地而乃至於斯耶於乎吾家喪禍極於丁未辛未兩時則伯氏及汝亦幾老成雖當世間罕有之變而猶皆扶持將護未有如今日之薾蒼無津涯也嗚呼四世之宗百口之責其可付之於十七歲之孤兒乎五月勝冠七月受衰日暮中道嬰

兒失乳哀號兩殯行路可憐則雖非木石其何以當之耶嗚呼吾未知吾家緣何連三世罹此荼毒而去而益甚也家業之剝落門户之蕭條姑舍不言而尤可痛者兩世墳墓皆在五十里之外守護凡節大抵皆草創無紀律叔父已下世汝又繼逝頑蠢之輩乘時稔惡吾既老且拙無以彈壓悠悠蒼天謂之何哉吾平生奇蹇有子且晚得見其成立亦云幸矣况渠才性愚魯使之數十年嚴課程教導之猶未知齒於士類而此豈六十翁不謀朝夕者之所可爲耶惟汝在故吾恃之而不恐矣已矣已矣此又吾一身之大

可悲也嗚呼人之死生有命或彭或殤皆非人力之所可爲則吾於汝之死雖爲家而哭爲身而哭亦將如之何哉嗚呼伯氏緬禮汝所數十年經營而不遑嫂氏喪後吾語汝以今番必可並行而豈料人事乃大謬於未一旬之間汝不克襄而付之於我耶嫂氏葬時因啓伯氏之墓合祔於先妣兆下而又葬汝於其下三世卽龍次第成行地下之皆之樂無異人間則死者猶可慰矣後死者將何以自遣也嗚呼三百六旬倏焉已周而吾終不見汝之形影汝果死矣眞也非夢也吾旣失汝復何爲哉一息僅存萬念都灰

而惟是汝三子頭角嶄然稍有可望吾家命脉都在於此矣敎詔之誘掖之使之爲後日成就之基者是吾之責是吾之望而喪變以來神氣日鑠似將不久於世是身可必耶嗚呼今夕何夕明日之日胡然而至耶吾甥三山柳君汝婦翁良洞李君及族黨知舊汝之儕友皆爲汝來會而汝獨何之不相款然交接也嗚呼痛矣汝果至於斯耶我忍哭夫汝耶

正軒逸稿卷之一

附錄

輓詞　李正基

聯床古家學一脉永全遙泉下催征邁山阿竟寂寥
抱歸香案選休賦楚之辭招後世子雲在殘編遇暮朝
從遊數十載幾遍驚桑瀾幸賴巋然在遽悤邈若歎
金烏雲更鎖白馬路何難尚有青遺托差爲後事覔

又　孫承太

斯世逢斯友至溫不見瑕故林黃鳥嗖空谷白駒遐
一別六年矣大歸八月耶永違萬里餞凄露滿蒼葭

久老詩庭裕後人金烏山下設芳茵家齊孝友誠殫
祭琴抱峨洋誼結姻夢藪神驚操蕭月遽廬客去草
棲塵于門百載多餘慶珠樹長傳席上珍

又　柳龜休

篤行君子在上有天翁知志立堅金石胷懷坦德夷
卓然持己處顯若接入時可惜云亡慟誰歌蓼莪詩
菽葛非私好平生艷服多視財曾一芥篤友卽常茶
怨報九泉去不堪睞別嗟金昆先王李何處棣交華

又　金祖壽

生涯太淡朴破屋數三間戶蕭嘉朋優床連好從班

每多閒意味隨處喜容顔草堂今寂寞無語對前山

又　金弼教

年來出學日趁真一脉公家尚自持志氣肯隨人俯仰言論不與世推移南州雅望稱前列末路交情托晩期搖落弁鄉離索恨秋風薤露一長噫

又　柳徽文

好禮平生自篤倫儼然其表即温淳澆漓世見冰清士聲利場看壁立人儒雅百年曾托契襟懷一席每傾囷天南此日斯文淚重哭吾私憶舊姻

又　盧敬一

霽月襟期氷玉姿烟雲專壑老淸時沉潛靜裏重關
理對越書中古聖師林下肥臞知自卜人間通塞任
天爲誰知錫我仁入壽不滿流光七十春
閒養林泉雅望尊難兄難弟和床塤犬曰陳睦同牢
倉魚格王誠入餽燔高義急人如救火眞心接物洞
開門揶知謝世脩文士不待巖翁一叩軒
天限長江石井園晚年追逐失源源綢繆懷想吳洲
月稀澗相逢渭北樽病秋行裝猶缺界故人消息遠
荒原儒關寂寞今誰在白首窮山獨掩門

又　盧宗王

一善吾鄉有若人故家模範自彬彬超然未路同奚
險確爾中操不從磷厚地未容埋厥譽老天何速奪
斯仁如公抱負終無命空使餘生淚滿巾

又　　　　　　　　　　族弟石昊

三十餘年一事恩愚魯無狀未承跟純誠孝友由言
行餘事文章寄講論好學眞傳先祖業遺風衹見子
孫敦秋高鑑水薤歌發幾日摳衣更陪門

又　　　　　　　　　　門下翟昊

門垂碧柳艸環除瀟灑布帛坐看書靜几親承千聖
誨樸廬人道三連居依歸有地高山仰悵立回頭丈

席虛寄語如今吾黨士且將遺韻莫全蹤

又　康敏淳

士風日趍下高步獨吾公質禀剛陽氣躬加踐履功
詞章特餘事經術牖羣蒙有德嗟無命何由訴彼穹

又　李勉運

三世舊淵源趾休又肖孫家規實德備心法嚴師尊
餘事記聞博庸行孝弟敦晨星當一擔斗望復誰存

祭文　柳致明

嗚呼致明以末學獲私於公四十年矣人事之悲歡
世故之推斂不一而公之所以愛我我之所以慕公

愈膠固而不解夫豈得於尋常意氣之間而然哉誠以百世在前千載在後四海之廣衆萬之夛而幸值於朝暮兼有宗兄之誼而相期之遠又直千百歲而未已也夫以其幸而値之之難如此期之之遠又如此而失之之易若轉頭顧眄之飄然無端則其所不幸亦曠千百而無與比矣雖然死生之理聞之亦熟矣又何庸切切爲哉獨恨此身之寄寓久近何如而雖欲幸昔日之幸於夢䰟之際而不可得矣三月四月之一往一來僅數日而從今無窮之年皆昧昧也寧不悲哉寧不悲哉公之謬屬何忍負哉尚鄭重而

未敢就陰雨疾病之故又不能就一護於祖載之夕又可悲也今致明亦摧殘不可以力彊矣幸呻吟少暇潦水且盡當成公之所見托而一哭於寒阡秋草之間所未言者惟是之俟而已嗚呼哀哉

又

嗚呼致明嘗謬承公命銘公先浴潭先生之墓而私竊慨然以爲此公之遺傳也蓋奇偉篤至而澤之以道義也雖所遇有變有常其跡不同測其奧可知已非可誣也夫天地有純剛正直之氣常間値而不數其値者儀觀必肅整胷次必卓犖其志必壯而其行

亟方也此世所以常罕其人而獨公能克肖者也公
嚴毅截直以莫奪之操必往之氣而誠足以貫金石
行足以通神明又必資之以問學居之以倫約茲非
所謂閒値之難而氣類之傳誠可異矣爲其所當爲
而不爲其所不當爲言其所可遠而不言其所不能
詔可謂勇於義矣激仰則朝暮聖賢振勵則晷刻操
存可謂篤於進修矣一心扶竪志帥不容少懈壁壘
嚴肅旗鼓不容偃息可謂嚴於操術矣利害不足以
嬰其情死生不足以易其節其於爲人可謂成矣世
降矣公非偏仄行其間者宜置之嚴壑經閱風霜而

不變其不任棟樑者吾固不爲公恨而奈何不極其
年壽使一脉正道大家扶持也哉致明少而入公之
門已後先公之世獨慈闈夫人在堂而公兄弟者三
人常提挈而侍於側長公之寬厚季房之慈詳而公
岸然中處焉儼然若不可親而以公眷愛之已甚故
雖長人事而朋友與也然未嘗不自視欲然也又見
公剛方之氣若未可回撓而左右就養巧於承順則
益自念有不盡分處盖畏而慕之不能已也及人事
大謬我以喪歸而公痛之過時而悲慈闈夫人因病
十年而公焦心煎慮晝夜扶侍足跡罕出外舍旣嘗

藥不效則已過不毀之歲而丁運之哀無以過也然後知公於孝友其天性也自是數十年雖聲聞潤而望實益隆歲寒之期隱若喬嶽邪意斯文運傾正氣反眞遽切吾道益孤之悲耶緘辭替奠未遂義道之誼濺淚一哭僅及撤靈之辰縱云我心不負亦已難矣孰賢從手拊諸孤背愴昔日之莫追悲來者之悠茫所可慰者同堂知已聲響故在蒲庭蘭玉遺徽未撤猶或可以嗣續前好其永無斁烏山蒼蒼洛水泱泱回首去路想像公靈

又　康儼

嗚呼吾兄而止於斯耶吾兄有剛毅之資孝友之實而早登師門得聞爲學之方立志以遠大自期行已以繩墨自勵德足以範俗才足以需世而命與時違卒坎坷以没世嗚呼吾兄而至於斯耶自兄之没遠近知舊莫不痛惜而第之所懷又有甚焉第本庸下之質不足見數於人而惟有好懿之彛自謂不後於人毎見儕流中有端人正士可敬可愛者則輒不勝欽慕嚮往之情若南子皜金幼進崔太和諸友皆意中人也而至於吾兄第則又兼以先誼之厚同里之好是以其相從尤多而相與尤淡戚之崇滯也思

所以開發之我之過失也必有以規警之逢場酬酢不外乎義理文學之間而世俗所謂聲色貨利之説曾不出諸口吾嘗以為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諸友可謂有之而弟之無似得以厠跡於其間有所資益亦幸也十數年來諸友零落殆盡前年又喪季氏兄獨吾兄在矣每相對語及未嘗不於悒而惟幸兄之氣禀完厚且鮮疾病可以享遐壽矣而如弟蒲柳之質或不至遽然於一朝則庶可以相與温理舊業益求所志以無負平日相從之意而吾兄之言亦如是也嘗指面前壂子曰此吾終老之地早晚若定居則當

與君同之此計未及遂而兄又遽至於斯此豈非吾輩之所可恨者耶嗚呼哀哉篤實之行矜持之容不可以復覩矣正大之論忠告之言不可以復聞矣失此良友吾道益孤踽踽人世隻影無吊則言念及此我懷伊何兄如有知亦必愴恨於冥冥之中矣嗚呼哀哉弟罪逆不天今年仲春奄遭巨創兄匍匐於程括之時執紼於襄窆之日累枉廬所益加眷念蓋以衰朽草土之狀尤可矜於仁人之心也是時竊覸兄之筋力不少衰於平日逮至五月兄自江左還不多日而忽聞病報而謂其遠役餘憊終當勿藥矣向後

十餘日而聞病勢益深殆不可爲則此心便動遂不拘衰麻之在身而亟往診視兄力疾起坐具衣冠以待之可見其雖狎褻之節猶不廢於疾病之中而以吾所見則精神酬酢異於所聞固不至於過慮也以是數語勉其善攝且以自慰居數日而訃音至嗚呼哀哉誰謂以兄之完厚篤實老而不衰而遽至於是耶誰謂吾與兄俄頃之面遂成千古永訣耶雖然弟亦朝暮人也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吾何必過爲無益之悲而積不自已畧陳荒迷之辭不昧者存知此酹之者之爲愚彥也嗚呼哀哉

又　從孫性昊

嗚呼慟哉天地剛正之氣衰歇久矣惟公卓犖之姿剛決之氣嚴重之容確實之行正大之論辯者卒然遇之而失其辯巧者卒然遇之而失其巧悍者卒然遇之而失其悍人不敢以非義干於其前嗚呼其得天地剛正之氣者乎篤志力行年幾七耋而立心愈固不見其少懈剛者寛果者平恪者和嗚呼當今之世如公者果幾人哉讀古人書正其大義篤信古說而不喜立新者公之學也明倫篤恩理義正直特立而不撓者公之行也俯視一世人物渺然而間一善

言見一善行輒歎賞不已者公之樂善也立論不苟整整方方賢者敬憚不肖者畏而自戢者公之風旨也慷慨今古落然不羣隱然自任許者不少而卒之竆厄草草以沒嗚乎慟哉繄我愚蒙之能啓發其樂善好義之良心者孰非公之賜也而遽遽然年衰志頹竟不副公期許之萬一而自公之逝耳不聞法語之言目不見篤行之行者亦已久矣孰能振發其頹志使之堅竪不倒以卒其志也哉

又　柳致育

嗚呼猗我先生南士之傑懿德蘭薰高標霜潔惟玆

合質實攸天得忠而不僿和而且飭規步矩趨義方
敬直早自得師聞爲己學門路旣立弩機期的羹墻
晦退寤寐濂洛學主明誠工在愼獨措諸事爲剛克
柔克一刱兩段王霸義慾餘事文藝亦根經術庸行
庸謹踐履篤實從事層龍爲親是屈至名利說若竊
脂穀付命磨蝎眷懷空谷靜夜泉齋理我邁軸群書
貯案匪聖何讀危坐若塑高步出俗唯王母氏恒患
縣綴節適輕暖時宜甘滑會養無愧萊戲與匠神雒
叶夢惟天翁識畦畛不設韶厚薄責律身以禮愼終
允切白晉塊苫三霜泣血柴毀骨立見者咸服幾號

鴒原實爲銷鑠一瞥桑瀾百憂叢鏑樂義敦倫宗黨
是式純心實意七旬如一夙夜匪懈嘐嘐古哲曁我
先慈所遺偏酷晩來一疾閱歲彌劇調護之方恃惟
公德或以衣裳或以米肉五十餘年一心憂恤哀哀
辛卯三月五日小子不天千古恩絶孑立叩吁靡所
逮及惟先生在慈顔若接書以誡之未讀而泣襄禮
有期僕夫遠涉伊時窆地又貽公慽公命權安擧緬
從速奉別留約祝公筋力稅後數月忽承易簀期以
百年胡至此棘曳衰而走嗟哉于木八百難贖陽九
是厄奈何于天欲言哽塞哀我私恫無處可白眛嶽

壬辰六月十六奉二八柩更移新麓體魄之安余豈
敢卜欲質于公已矣冥漠哀衷所望公大歸夕倘與
吾慈如陽界樂語及小子想必憂惕人間何日更承
誘掖頤言夢寐一訴哀膓水涸霜降萬事陳跡私制
新阡公祥又畢有懷山積難以排律趠二百里若將
承覿至則虛矣儀刑永隔追念往昔誨我無斁自幼
及壯源源負席多方誨誘丁寧反覆道器合判理氣
分析爰暨古今治亂得失先賢箴銘薛老書訣不惟
面命或書于冊開示本末日夕鞭策手澤尚存德音
如昨萬不一式爲公嗟惜自幸庸陋偏被恩渥庶幾

周旋俾免擿埴天胡不憖俾我無祿傷頭力去誰爲
碇石泣最遺蹟實匪諛撫得純剛氣八正大域義高
周詧學究博約師門所奬儕友所嘖不朽者存何羨
壽百賢允又胥舊業可續菀彼瑟山先壟之側巡釼
重會情禮俱告日陪堂闈餘孝是竭於公無憾在我
罔極先慈誌行已懇姨叔第恨遺事似或有闕壁公
已殁更無詳達惟余不孝事事何說失聲長號有淚
泉徹再拜終天五內崩剝山哀浦思孤影靡托遺馥
襲人誰銘于碣中夜以思惕然汗出洋洋如在監我
祭雪

行狀

公諱翼昊字鳳天姓金氏貫善山和義君起爲鼻祖中世有副提學諱就文號久菴與兄眞樂堂諱就成學於朴松堂先生爲儒宗俱享洛峯書院生諱宗武官察訪死王事 贈吏曹判書享尙州之忠烈祠生諱涎有節行享南岡書院四世諱在兼公曾大父也祖諱亨鍵考諱復久妣東萊鄭氏處士諱彥儀女系判諱之虎玄孫公以 元陵乙酉七月十五日生善山之坪城里第幼有奇格與同隊戲嬉見不直者決

賎捨去徵逐酒食者雖長面詆之聞有善行者雖賎
欽尚焉見人有不遜於親直欲捧打氣壓人人無不
惶怖以謝者先公嚴課督置公兄弟一室不許出八
公夙興夜寢伊吾不輟甫成童通經傳大義有志飭
躬容貌莊重言議正直弱冠從損齋南先生得聞爲
學之方益自刻厲嚴立規程常整襟危坐不動懼躬
之不逮將經傳實體而潛翫之有疑質問皆近裏體
貼不徒尚文義南先生重之丁未丁外艱癘疾也既
殯勸先夫人携家衆搬寓獨留守殯要粥哀號不已
既又繼染猶整經帶晝夜營苫家人不覺老奴見氣

色危劇強扶入室蓋已六七日始脫絰就卧夫人驚出而勸粥飲公正色曰安有婦人而近丈夫廬次手汗已復出苦次衰絰擗擗如初終喪不懈毀瘠骨立病屢殆服既闋必晨拜廟曰祭謁先靈雖支子恐非得已也當祭則必帶躳莅烹割務令豐潔齋肅待雞將事惟謹既薦發哀如袒括之日慽容頓削如經劇疾者常屢日事先夫人飲食必在視起居必扶衛苟親之所欲雖勞不憚雖費不惜常疾人家崇尚侈麗聞其養親好華則曰理當然也常惡人之委曲善柔見其承順巧變則曰道固爾也嘗製進紬衣鮮好先

夫人曰吾先妣所使婢年老欲與之家人請以縣者代公曰不然親意不可違也事從母時節致人以資其養晩更百里迎致以慰相戀之情季妹嫁於致明先夫人所鍾情也不幸而夭先夫人毁瘠甚不善寢食者屢年既老耄仍之以疾病公日夜憂煎毋緊侍卧側目不他注按摩支軆滌除便屎保庇衣衾雖左右有人無能先公致力者少暇則手濯中帬思慮動用晷刻不自由者十餘年既遭喪公年踰不毁顛仆苫席哭不絶聲時方臘寒三月不就突三年蔬糲嘗疾劇從子婦李氏執雞臛強之爲呷數口而却之遇

先夫人所嗜嗚咽不能食者終其身晨夕起居伯嫂
猶伯氏連歲不永拊視從孫日必三往申戒學業且
飭斡蠱不以風雨或廢姊早寡老病軫其置之數百
里不絶及其葬冒劇暑往哭還而疾作危甚同里康
上舍儼衰經來診具衣冠以見之至不能自力納穢
器使旋忽驚起曰聖賢書冊在安可褻也命尊閣之
顧謂諸子曰勉讀古人書毋負乃爺志翌日逝 純
宗辛卯六月初九日也葬開寧琵山先兆之右麓享
年六十七配聞韶金氏參議諱湧后學生奎運女全
州柳氏和休女生一男秀正安東權氏馨復女生二

男一女男秀洛秀南女適盧鎮獻嗚呼公禀方嚴之
資負卓犖之氣器局峻整儀觀莊肅蓋純剛至正之
氣間値而不數者也篤乎已而不徇於人專乎內而
不求於外其於世之情欲利害之私落落如峻壁不
受躋攀毅然不可屈之勇凜然不可犯之色固其天
質之異也及從南先生委身此學則一心扶竪志帥
不容少懈壁壘嚴整旗鼓不容偃息雖在嚮晦宴息
之時愈自振勵眞若見其上帝之臨汝鬼神之在傍
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焉者也其始也蓋
多駭於俗見竊笑而陰忌之者而愈自力焉截然正

方斬斬有法度來或有一言一事之流循苟簡其事親也誠心懇至一意洞屬視其心以為此身受於父母盡悴以死皆子職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伯氏行誼修整而不能享有壽者季氏清羸善病年又不永居則怡愉沒則盡慽每當其所有事家人子孫先憂公之不克自濟也姊妹盡情盡力死喪之感愈見其篤致明以喪歸三十餘年每值亡日隷人制椽祭品畢具書辭悲懇以致於雩程數百里之遠者終公之世其亦至矣推之於人貧不能養者致物以助之遂不能立者盡心以曉之見行道死人解衣以覆之惟

其人不敢以非道干故或意其過高而亦能意氣相
傾短長相補實心相與死生不貳不苟責於人也至
尊師重道傾嚮之甚摯事南先生數十年情禮備至
適謁柳東巖李后山金川沙鄭立齋諸公以慕效之
金公語致明云某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者
也賢者賞人之鑑不謬矣又嘗送俛菴李公瑀謫行
退謂致明曰直道被譴不沮不慊慨只如平常爲可
敬又見其知所服矣常諷誦古聖賢格言至論激昂
奮迅如朝暮遇而親聲咳四子洛閩諸書見其如飲
食裘葛而不可已每言聖賢言語如精金美玉不可

一字放過又惡循習口耳意味轉薄心存默識解所問難客與同志相講又不以謄傳筆札深持為人之戒故非相與之深殆不可影響矣然嘗語學者曰讀書能好問方有進其門路亦可見矣南先生每言某律己之嚴制行之篤非人所及當時相知如南誠齋漢皜柳素隱炳文皆推服之謂其有壁立千仞氣像嘗省姊至素隱里見姊子貼石鏡牕槅間語之曰欲知外間事開戶正視可也何為是窺窬乎柳公歎其言可警晚更濟以寬和嘗言呂伯恭變化氣質可法磨礱沉潤默默加工嚴恪之中而見其平粹和緩又

是一等地步矣鄕尙之間風識諳者知戰畏難者信嚮
有暴客橫恣見公自沮曰公大人也敢不謝諸有不
得伸於公鄕里者皆願得一言以裁之以其信服有
素也公嘗言吾平生用力在一正字又曰學在立志
立志不固無以進眞先行後從者哉獨恨公深藏而
不市世無知者而終身不悔蘊櫝歸眞無片言可徵
逐者雖見公之難而豈非平日相知者所慨恨無竆
者乎致明與公嗣爲兄弟實長人行而貫緣徃來之
久所以觀感效法則又嚴師也每歎以公篤學懿行
而翳然一歸泯滅迺者賢從氏性昊有所記示噫大

畧矣豈亦體公而不欲張皇之耶是敢附以竊識於
心者以遺其孤世有秉筆者得而觀之法宜載儒林
篤行傳無疑也嗚呼唏矣契下生完山柳致明謹狀

墓碣銘 并序

純廟三十一年辛卯正軒處士金公歿距其生 元
陵乙酉享年六十七其葬在開寧琵山負乙之原從
先兆也後七十餘歲公之孫佑遠以先師定翁之狀
來示余因請銘其墓自顧耄荒何足以堪此而義有
不敢辭者謹按狀而敘之曰公諱翼昊字鳳天正軒
其號也金氏系出善山和義君起是爲鼻祖中世有

久菴諱就文與兄眞樂堂諱就成俱學于朴松堂先生爲儒宗生諱宗武死王事　贈吏曹判書生諱頲號浴潭隱德不仕皆聞祖也曾祖曰在兼祖曰亨鍵考曰復久妣東萊鄭氏彦儀女參判之虎玄孫也公幼有奇氣卓犖不羣見人有不遜者直欲捧打儔類皆畏之先公嘗於一室置公兄弟課督甚嚴公就讀不輟及成童能通經傳大義既而從損齋南先生遊得聞爲學之方益自砥礪不以誦說爲務晨夕質問皆近裏體貼之要也南先生重之丁未遭外艱屢疾也既殯先夫人携家衆出避公獨留守殯哀號不絕

家人不知其繼漿至六七日老奴覺之扶持入室因
告夫人煑粥出飲公正色曰安有婦人而近丈夫廬
次乎既汗已旋出苫次守制如初終三年不脩服闋
必晨謁祠廟曰雖支子情不能已也每當喪餘必躬
眡封爓曰祭祀所以繼養也不誠是忘本也待鷄將
事哀動左右事先夫人飲食必在視起居必扶護苟
親之所欲不以有無為解嘗有紬衣新製先夫人曰
吾有老婢可與家人請以縣衣代公曰毋爾也親意
何可違乎南先生聞之曰此君可謂養志也李妹既
嫁而殀先夫人所鍾情也孜毀過時寢膳靡適公寄

侍其側卧起扶持洞洞以寬慰爲事暇或取中帬浣
滌不令人代之如是者十餘嵗及遭故公年踰不毁
天方栗烈而執禮愈嚴寢苫不就突嘗疾欲從子婦
執鷄臛來勸公强起一呷而退之每遇先夫人所嗜
哽咽不能食痛念伯氏無命曰必起居伯嫂拊視從
孫戒學業飭幹蠱不以風雨或弛姊氏早寡且病每
軫其窮匱源源不絶及喪而葬冒暑遠注宿疾大漸
至不可爲康上舍儼曳衰來診公力疾具衣冠見之
泄作力不能出外納穢器而便之忽驚顧曰聖賢書
毋在此何敢褻也亟命尊閣之謂諸子曰勉讀古人

書無負乃爺志悠然而逝六月初九日也配義城金
氏學生奎運女　贈大冢宰雲川先生諱涌之後繼
配全州柳氏和休女生一男秀正三配安東權氏馨
復女生二男一女男秀洛秀南女盧鎭㦽秀正生一
男一女男大遠女呂錫璣秀洛生一男二女男佑遠
女呂錫遇黃瑞周秀南生二男三女男八遠來遠女
李南植宋柱賢宋源鐸鎭㦽生一男三女男允永女
張瀫相姜　李時容大遠生一男允東佑遠生二
男一女男龜東女張錫琳八遠生二男一女男幼女
尹志學嗚呼公姿相方嚴器局峻偉毅然有不可奪

之氣禀然有不可犯之色斯已偉矣及登師門委身此學一念扶竪不容少懈獨處幽隱益自振勵情欲利害之私不萌于心流循苟簡之態自絕于形南先生每言律己之嚴制行之篤非人所及益渼知之評也其事親也誠意懇篤始終如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其友于也居則怡愉歿則盡慽克致其天顯之情推之於人濟貧恤孤如恐不及道有餓莩脫衣而掩之是豈強作而能之哉至其晚暮矯揉之功有人不得盡知者嘿嘿加工循循積久剛毅自持而不至於矯激矜嚴自守而不害於寬容篤信師說如尹和

靖變化氣質似呂東萊善狀所謂又是一等地步者
不亦信乎是固可銘也銘曰
天賦峻整之器師傅正大之誼肅然氣像千仞壁之
特立介然志操三軍帥之莫奪立翁所以稱嘖暴客
爲之感服閭閻其章碩碩其實固有異於姿禀亦難
誣於學力我鑱玆石貽後人之柯則前義禁府都事
聞韶金道和謹撰

家狀

純宗三十一年夏六月處士正軒金公卒嗚呼公幼
而卓犖拔出同隊其嬉戲見人不直則輒毆之然及

見大人先生必斂衽歎慕焉先府君教導甚嚴置公
兄弟一室不許出入公每夙興夜寢讀書不掇能通
經史大義及長容貌嚴毅言論正直人多敬憚從損
齋南先生學得聞古人為學之方益自刻勵嚴立規
繩整襟危坐終日不動其講義直據聖賢見在說話
不喜創立新奇南先生甚重之年二十三遭先府君
喪屢疾也既殯先夫人將盡率家人避之公不肯曰
吾性不畏病獨守殯晨昏哭泣不廢已而公又繼染
猶正其經帶不離苫席及其闋顚氣色轉危劇老奴
見之愕然驚厲聲曰居喪不克豈孝乎因強之入室

公遂脫經就卧時李公亦以是疾昏不省姊柳夫人不能離李公側使公夫人出而勸粥公正色曰豈以婦人而近男子廬側乎少選汗出遍身旋復出殯爲其守制甚謹拚擗素食三年毁瘠骨立病屢劇南先生聞之數貽書戒之終不改度服既闋必晨謁祠廟雖有疾不甚必強起曰祠廟者先靈所在也安敢廢乎每當祭祀輒冠帶坐撿視割烹務令豐潔曰夫祭者所以繼不盡之養也敢不謹乎將事之夜必達夜悚然危坐如有所思曰祭所以報本不極其誠是忘本也先夫人性嚴有法度家人少有差失輒譴責不

貸公必下氣愉聲從容以解之其飲食起居躬自撿
飭苟親之所欲雖甚難必親之雖勞無幾微見辭色
公嘗製進新帛衣極精好先夫人曰吾先妣所使婢
年已老欲與之家人皆曰此有新綿衣足矣公曰不
然毋其欲與之安可違也南先生聞之歎曰此君可
謂養志矣妹柳夫人先夫人李女也以賢明鍾愛擇
對歸不久而夭夫人毀痛甚不善寢食者累年公晝
夜不離左右寬譬無方時讀諺傳其側或至夜分南
先生適至見之曰君志氣高可直擔夯大業有親癠
不能專心講磨惜哉先夫人年既耄患劇痢衣衾多

褻穢公時已衰白中帬必親自浣濯家人請代之終不許年五十三遭先夫人憂時饕風虐雪栗烈墮指公執禮愈嚴寢苫枕塊三月不就煖突三年足不出廬暑不脫衰嘗疾劇從子婦李氏親執鷄臛再三強之公勉進少許旋却之晨夕必起居伯嫂每遇先夫人所嗜必嗚咽不能食伯公請淳高簡行誼文學重於世不克享康壽伯姪又和厚雅直寬有容又不幸短命死其子弱不能堪家公滚憂之日必三往誠飭幹蠱雖大雨雪未之或廢姊柳夫人早寡老而又多疾公每憂恤之雖數百里遠寒繼衣饑繼粟及其殁

而葬也犯劇暑注哭之遽而宿疾更作已不可爲矣康公儼聞之以衰絰謁之公猶力疾起具衣冠見之數日泄作不能自力納襪器便旋忽見書冊在側驚起曰此聖賢書也安可近襪器側即命尊閣之顧謂諸子曰汝勉讀古人書無負乃爺意翼日而逝嗚呼古語曰君子落落如長松特立而不倚抑公之謂歟公少慷慨好義見道死人而解衣覆之聞人有親瘠而貧不能養買狗以與之性嚴明見人過失輒毅然裁之人多不悅公曰昔呂伯恭性氣粗暴見船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齊憒和若伯恭眞可謂變化氣質

法自是刮磨圭稜務在温慤默默用功久矣適有暴
客挾術橫逆語多不遜公凝坐不動辭氣安閑其人
忽自服曰公大人也余罪實多矣自後益遜恭焉蓋
心服也公嘗曰吾一生用功在一正字又曰學在立
志立志不固無以進又曰讀書能好問方有進又曰
聖人語如精金粹王當字字理會又謂子姪曰平朝
物未接時本心多萌焉汝亦入耳豈無此時也但保
守者鮮耳姊子柳致育誦敬齋箴盤坐公正色曰汝
誦正衣冠尊瞻視而敢盤坐乎嘗往其家見牕槅間
貼石鏡曰欲知外間事當開戶正視可也何可窓探

耶柳公炳文聞之曰金友此言可知其素養之正矣
公旣不見用於世又繩尺嚴不欲著書立言至今無
所考據可慨已南先生嘗謂門弟子曰律己之嚴制
行之篤當如金某南公漢皜曰某有壁立千仞底氣
像立齋鄭先生每語及公必嘖嘖曰其抗厲堅確之
操直前奮發之氣人所難及柳公炳文亦曰每聽金
友言令人爽然若沉痾祛體康公儼嘗語人曰吾與
某言多矣但見說義理至於聲色貨利雖偶語未之
或聞也其見重於師友多如此然皆稱道公少時也
及其晚暮實功沉深嚴恪者和平徑直者寬裕而當

時道義之交盡零落無人說到重可慨已余幼而學
於公今老白首其德美多不記臆畧叙其顛末如此
云戊戌冬十月日從孫性昊謹叙

遺事

公　英宗乙酉生幼有異質英睿夙成雖遊戲時往
往與凡兒異及長卓犖有大節宗黨以遠大期之
及長從樗翁南先生學得聞古人為己之學自是益
自刻勵及於成就

公以古人為準則雖講學必據見在諸說未嘗一立
己見以求多於前人

平居不脫衣冠終日危坐古人書冊常不離於前必好講說及晚年見世之學者專事口耳心非之益以力行爲主

公之大節在於事父母也奉祭祀也謹喪禮也與人忠也輕財好施也至於所謂貨利産業超然無意焉

事先夫人至孝未嘗離側至於飮食起居必躬自擔護恐不適於親志

其事親以承順爲主苟親之所欲雖甚難必躬自行之雖勞未嘗一見於幾微之間

律身甚嚴雖兒少輩未嘗假以辭色其在先夫人側

怡聲下氣無一毫嚴恪之意

先夫人性嚴有法度家人輩有差失必加譴責人莫敢近惟公積其誠敬左右寬譬至於釋然而後已

先夫人年老有宿患精神昏耄其所進魚果等物或置之床褥呼公與之公輒不振塵污笑而啖之

先夫人年既七十患候彌劇公亦近耳順猶左右扶持不以年老少懈其藥餌食飮必躬自執事雖子姪未嘗使之替行

丁丑冬丁先夫人憂公年已五十三矣時當盛寒風日甚惡而衰麻苫塊不就房突躬執祭奠不廢晨昏

哭泣哀動傍人

其在前後喪也一以古禮自居三日水醬不入口三月不就房舍三年不御酒肉非省墓足跡未嘗一出於殯門之外

先夫人嗜生魚及夫人下世後或遇生魚輒嗚咽不忍食

公謂祭祀所以繼不盡之養每當忌日令婦女婢僕輩皆浣濯衣服務令精潔凡祭時所用器皿躳自監滌祭需魚肉等物務致豊潔雖皮毛不使遺棄褻穢焉

當祭時終日齋肅雖祈寒盛暑達夜危坐於正寢悚
然精思如見其所爲齋者

每遇新物若不薦雖尋常時果不敢先食

嘗曰祭祀所以報本也人家若不盡誠敬於祭祀是
忘本也忘本則難乎爲人人家衰替未必不由於此
可不戒哉

又曰祭需可以稱家之有無誠心則豈有貧富乎誠
之所存祖考來格爲子孫者最宜惕念也

振遠嘗夜侍論世俗祭禮皆失古公曰祭禮自祖先
時或有所失爲子孫者不如遵行之爲寡過若以少

不稱意而遷改是亦未安

嘗曰祠宇先靈所在豈以些少疾故廢拜謁之節人生幾時身死之後雖欲致之豈可得乎

公之行己盖以篤行為主而尤篤於倫理雖古之君子未之或先

閔先夫人制乃以事夫人之道事伯嫂氏日必冠帶參謁祠廟退而問寢於嫂氏夕復起居焉

姊夫人早寡公特加矜憐雖在數百里之外書問饋遺常不絕亦未嘗一日忘于懷

季妹柳夫人早歿公於忌日必致奠需至老不衰每

當㐫嵗族人及知舊有所請輒隨力以賙之或有以
老親爲辭必罄其所有以應之
平生論議正大人有過差不必假借及其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已有之
公容貌嚴肅氣像凝重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及晚年
務自和平每接人辭氣藹然
年踰六十每夜誦太極圖說及敬齋箴大學序文等
書數遍昧爽乃興具衣冠謁祠廟出聚學徒教誨不
倦
使子秀正寫童蒙先習爲文而戒之曰童蒙先習者

童子學也始之以五品之目終之以歷代之要兒子碩吉年十二愚魯甚不能書不能讀所謂五品之目歷代之要固不可猝與之語也亦不可以不才置之也玆將一冊子使之先寫此書蓋不但習字計也戒之哉

嘗曰人之進就在乎立志立志不固則萬事不進終爲天下庸下之人

謂兒子輩曰汝輩知平朝之氣乎平朝者人與物未接時也雖昏愚之人本心萌焉汝輩必有此等時節可善持守雖平朝以後無失此心

嘗戒門生曰人之學文字乃其餘事惟孝于親敬于兄長信于朋友正日用間道理汝等勉之

責諸學者曰凡讀書好問者乃有進若以問爲恥則終於不知而已雖讀萬卷書亦何益爾輩從我久未見有一人來問者爾輩於文義其眞洞然無疑耶可恠也

姊子柳致育嘗夜盤坐誦敬齋箴公曰汝誦正衣冠尊瞻視而乃盤坐乎聖賢之書不當慢容讀之且讀古人書者欲體之於身也若口誦而身不行雖多亦何爲哉

致育嘗欲課白樂天長恨歌公不許曰此詩以淫醜之言譏其君上爲士子者不讀可也

公貼退溪先生屛銘於座右爲觀省之資少子輩以某人筆連貼之公曰先賢手蹟之間安得列雜人書乎卽命去之

小子輩嘗圍碁公見之切責曰爾輩讀古人書而乃委心於雜技乎立命破其枰

公平生志在經濟雖未能遇時展布然其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每聞廟堂處置得宜必喜見于色如有不然輒憂歎不已

庚寅夏當　小朝晉是年冬有廷試公欲作行子姪輩以老境遠行固請中止公曰君父當此憸境易致愆和為臣子者未由聞知吾欲因此往探上候耳

嘗赴東堂試親戚有因緣試主預得試題至叅榜者或曰某人先知試題公未之聞耶公曰未也然我若聞知事甚難處不聞幸也

戊子春當試科兒子輩以左試之近請赴左道公曰汝右道人當觀右試豈可以道里遠近爲罔上之舉乎與其赴左不如坐停遂使停其試

柳致育將便於赴擧欲籍善山公曰開封之籍古人

非之不意汝亦有此說也

公於家人產業一切不以為意而蔬食水飲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晏然

嘗曰人之易溺而難制者飮食也今人於飮食全失廉耻可戒也

立春日題門楣曰災福由人不由天天可餘時人可能

公素有胷腹之疾辛卯夏宿祟更發至於難醫之境精神不亂酬酢如常

友人康上舍丈以衰麻診視時公病已不可為矣然

猶力疾起坐具衣冠以待之坐語移日畧無憒憒之意

易簀前日夜小子輩侍側顧謂秀正曰須勉讀書無負乃爺期望之意

翌日卯時屬纊六月初九日也

樗翁先生嘗謂學者曰律己之嚴制行之篤當如金某

立齋鄭先生曰金公堅確之操奮發之氣人所不能及也

壷窩柳公曰金友論議爽然令人沉痾祛體

上舍康公嘗曰公平生所言不出乎義理之上至於所謂貨利聲色未嘗一出於口

嗚呼此吾叔祖正軒公遺事也公學問入其向前鞭策深造自得者有足以垂詔後世但公節度謹嚴平生未嘗以著述自居是以無傳焉可恨也已公歿後公之知舊門生咸曰公碩德懿行表表在人耳目是不可以無傳於是蜀振遠以記之振遠竊自惟於公居祖孫之親且受業於公之門殆亦有年矣義有不敢辭謹據平日所聞於長者及耳目所及者略記顛末如右以竢立言君子之採擇

而識淺辭拙於發潛德闡幽光不能其萬一自顧前日教育之意辜負多矣然一臠亦足以知味幸善觀者不以為眾因此而推公之實處則於公之為人或庶幾其有得乎從孫振遠謹識

嗚呼此世豈復見公耶余有記實若干言以寓羹墻之慕而第恨草率荒雜置之篋笥者久矣間者公之從孫稺王甫掇拾公言行大槩記成一冊其敘事立言之大畧實準此無異焉辭旨鄭重文字精詳依然如復見公於今日而亦足以見信來世奚以架疊為哉惟以闕漏數件尾之如左云爾族

帰希直記

公嘗與伯氏公聯璧鄉試時當柳氏妹喪以重制在
躬不赴會試

素愛酒不及醉嘗夜自母夫人寢室歸偶不記帶解
遺路乃以終身不醉爲戒

暗室欺心神目如電題座右

無著述文字亦不喜詩律務爲篤實韜晦光彩

親在時雖里井罕見出入晚來始有追遊儕友時所
居室堂左右箴戒整頓書冊雖他雜物不至分散亂
置灑掃庭除一室蕭然

門前植一字柳鑿半畝塘以爲緩步舒氣之所
時有月白如晝四隣俱寂凝神正坐望之君神君爲
其一時氣像有難形容處
公之篤學實行世豈知之耶一八鄉薦三登南省卒
乃草草以歿理之難信有如是也夫

附損齋南先生書三首

便後作阻悵溯更切未審辰下重闈體力萬衛哀履
亦不添毀耶兒子眠食得安耶送渠留役之意非但
爲課做而已朝夕奠省之際必有觀善之道而但患
渠無切己求益之心耳前去閑坪論禮諸條於哀意

如何家禮所謂朝夕哭非指上食哭乃朝夕奠哭也盖哭與奠自是兩事葬則止奠而不止哭練後方止哭而上食哭則自在禮意似然而以有溪門定論故不敢致疑幸加檢考如何

又答別紙

心學圖求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則孟子此訓似不可硬定以初學事也顔子固不可比論於初學者之放失然既云有失則固不能如聖人之從心所欲而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微有差失

纔失便知纔知便不作雖非大段用力而終不能不勉於收回則豈可不謂之求了此心乎但此初學之失與求麤細大段不同故有前後紛紜之疑然林隱之意非不知次序而偶然爲此也先生之訓亦豈曲爲容護而費了說話也盖有深意存乎其間而於致知進德之地所補非細今乃謂先生不得已而爲是說恐未察先生與緊爲人之意而輕於立異有多少未安也如何

豁開見青天

開雲見青天澗沙見清泉只言顔冉工夫有難易遲

遠高下之不同氣象如此而未說到知行處旅軒以知行當之恐非本意又謂顏子見天而未能到天則顏子只能判然於理欲之分而不能克盡己私耶旅軒說多活法不必因此致疑於本說如何

勉強拘束

竊謂拘束亦多般樣其務外循人者其心已偽固無足論而其有出於慕悅模倣而勉強把捉者其心雖非偽而其意已向外畢竟無理可據無味可悅久必怠廢間有強力不廢者雖能堅忍拘束而終無成就之日無他根本不實故也其有一朝覺悟眞知此身

之可惜舊然用力則其初雖有拘束之病耐辛做去終到快活境界此則根本著實故也然則不可緊謂拘束爲無病要當辨其心之實與不實而已如鄙人者其初誠有不滿於拘束而常覺舒泰坦蕩底氣象病根從此種下駸駸入於樂放縱惡拘撿之科幾乎波蕩於江左放曠之習矣近始漤覺其非欲一意從事於所謂拘束者以爲息黥補刵之地而氣質合下懦緩心志恒苦遺忘又加以摧頹之甚或多收拾不得之時而其見則益蒼前之爲矣顧此無似夤緣得交於當世賢師友不爲不多而得此規警於人蓋寡

一聞於柳從天瑞今又聞於左右矣責善道衰喜聞者少雖以高明之直諒其言不免於回護太過慰其意則可知矣雖未能一刀兩段勇革前習如古人之爲而敢不策勵衰懶俛焉從事以無負親愛期望之厚意耶幸繼此而不住警告以期皓首努力之地也

治怒去慾

怒之暴發慾之難辨皆知不進之致此似然而但其制治之方則不消專靠知一邊惟在向前用力克將去朱子所謂塞斷中間莫令相通恐互相推諉用力不專一也平日固當有窮格涵養之功而臨事更無

他法惟有向前用力而已若其用力之要則程子所謂忘怒觀理爲治怒之法謝氏所謂揀難捨底棄却爲去慾之方想已在良遂揔知之中矣顧鄙陋平生病此二者固嘗窮究病源之所在而臨事不得力亦嘗服膺儒先之訓而亦不得受用飛淪出没於炎火汙澤之中顚髮已種種矣承問之及爲之惕然發省畧貢所聞幸反復詳討以交修共勉如何

未發時氣像

氣像者如曰形狀云爾性無形狀而謂之形狀者當其未發渾然在中而本心之德烱然不昧其渾然烱

然者非所謂形狀乎知覺不昧之說中庸或問論之詳矣其大意謂未發時但有能知能覺未有所知所覺而來諭識其所當然悟其所以然乃所知所覺非所謂能知能覺也苟辨能字所字之分則可無此疑矣

知行並進知非輕處

以高明之懇篤旣知知之不輕而實用力於窮格則無不濬造之理而終以爲難而求病根之所在則雖明者自道之謙而亦不可不謂自知之明也愚意來諭急迫二字恐病根在此程子曰學者須是優游厭

飫漸漬而有得焉若急迫求之是私己而已終不得以造道蓋急迫亦有二徑約與計獲是已朱子曰胡氏說得裏面極精而遺了外面便有局促氣像此是徑約之所以為急迫也又曰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此是計獲之所以為急迫也然而計獲者必欲速是以與徑約者同其心徑約者必務得是以與計獲者同其病此則二者之同歸於急迫者然也竊意高明於先難後獲之訓講之已明行之已篤固不當有計獲之念而但以近裏著己之意太過而未免遺了外面則不知不覺之中無乃或近

於經約耶今欲用工則如所謂寬其程限大其度量如所謂從容潛玩游心浸熟等訓不啻如日星之明要在明者加之意而己於是而持循不懈以俟其日至之時而自然有得則庶乎其不差矣未知如何

又

憲問恥子曰邦無道穀邦有道穀恥也憲之狷介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則固知之矣其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以是警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夫子開示

之淺而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鳳天許忽忽不能作書偶思此二條書送蓋守有餘
者恒患於知不進故聖人屢有以警之而亦不間憲
之更進於是也無乃偏靠所長而不知其不足耶蓋
人之進學知與行而已如兩輪之並行兩翼之並飛
廢一則不能行與飛矣近得南來士友傳聞莫不以
高明將來成就無限量爲期待聞來雖極喜悅而亦
不能不奉憂高明平日持守固有餘矣未知近來見
處更如何且道賢者之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者
其病根何在於此窮究到底後自有說話更以見敎

如何

嗚呼我先考學問之正道義之行不肖孤何敢記述其萬一哉盖平日韜晦之深而見世之有爲者專尚文辭而不喜立言著述且師友親知問多有問答往復而不肖無狀一不搜覓無文籍之可傳而可考據者深爲可恨然觀於定齋翁之狀行從叔父一齋公之家狀當時門下諸君子之遺事記行足以徵信於百世矣豈以遺文之無傳爲可言哉嗚呼痛哉先君之歿已六十餘年矣所存若干輓祭及附錄收拾於散失之餘合爲一冊而藏于

家若世之秉筆君子有丁乙之校則小子孤可免
不善繼述之誚也哉嗚呼痛哉歲赤鷄端陽日不
肖孤秀南泣血謹識

正軒逸稿卷之二終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ten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RESTRICTED SHELF